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錄卷二百九十六至九十九

詳校官中書臣陸　湘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錄監生臣王　宮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九十六　　錢唐倪濤撰

歷代書論

湯臨初書指卷上

書契之來原於畫卦形勢生於篆籀字則自少而入多法則自難而趨簡淳薄漸更世代非一遡觀作者可得而言至於心手相師筆墨無間窮生成之用極神化之模無古無今蒼頡所不能易佐吏所不能廢自昔名書

未經向人拈出苟非窺測有限實由緘秘自私雖造化之巧未易盡洩其藏意千古以還必有獨行不謬者予學書垂三十年目窮手諳頗詳其指聊述一二以示來葉且與同志者覽焉因共質辨爾

今人初學臨池皆稱右軍至問右軍佳處不過曰龍跳虎卧登峰造極已耳不知掩前絶後正當何在能於右軍妙境識其肯綮便許於書家具隻眼

大凡天地間至微至妙莫如化工故曰神曰化皆由合

下自然不煩湊泊物物有之書固宜然今觀執筆者手運手者心賦形者筆虛拳實指讓左側右意在筆先字居心後此心手相資之說特作字之法非字之本旨字有自然之形筆有自然之勢順筆之勢則字形成盡筆之勢則字法妙不假安排目前皆具此化工也鍾張以來惟右軍以超悟得之故行草楷則種種入神世人但見其可喜可愕耳

今之真書古所謂隸今所謂隸古所謂八分分則小篆

之捷隸又八分之捷古篆變而為秦秦篆變而為八分及隸隸變而為急就以便簡牘即行書之險捷者也行流而入於草顛素又草之狂縱者也姜堯章謂作行草亦須略考篆隸此不足知書夫行草不能離真以為體真不能捨篆隸以成勢習尚不同精理無二譬之樹木篆其根也八分與真其幹也行草其花葉也譬之江河篆其源也八分與真其濫觴也行草其委輸也根之不存華葉安附源之不濬委輸何從故學書而不窮篆隸

則必不知用筆之方用筆而不師古人則必不臻神理之致古人論書專言用筆既知執筆而又能用之功過半矣孫虔禮云真書以點畫為形質使轉為情性草書以使轉為形質點畫為情性點畫使轉皆筆也成此點畫使轉皆用筆也小而偏傍大而全體有順利以導而天機流溢生意蔚然有反𠖥以成而氣力委婉精神橫溢順之不類蛇蚓逆之不作生柴方書而形神俱融成字而飛動自在此造化之工鬼神之秘也且以篆隸言

之古人製筆以半竹爲之謂之不聿故其爲字像人持半竹之形以漆代墨筆雖剛峭墨則濡遲作字之時隨其向方上下左右鉤環轉換向背離合各有自然之勢雖巧匠任心不能加損其間此書之本體也故作意在左則下筆向右作意在右則下筆向左結束在下則上必踊躍上體既盡則下必流易見左畔奔馳則知右有餘力覩上多著意則知下自寛閑以至隸有蠶頭由下筆反挫順筆平行燕尾自出蓋恐筆墨不行故就承上

起下之中因勢立法成書中間毫無巳意嘗見往時以八分名者作徑尺書皆手腕著紙於一畫將盡各停手掣筆向外而作燕尾此何異不栽培於春夏而責成於秋冬也抑勞矣故篆隸有起伏即真草有牽掣篆隸有首尾即真草有波磔向背轉換尤不待假借而始知今人作篆隸用筆稍偏不能成畫何獨於行草而疑之故真書如黄庭經蘭亭集叙皆勢從筆順象逐心生見其落筆即知全體甫思承前即寓起後瞻如春華而泯藻

續之迹燦若神明而無變幻之竒草書如十七帖王略及官書諸佳者㳺龍驚鵠矯矯不羣流水行雲翩翩自逝離之則一處一法不爲競巧合之則醉心醒目若出一時可謂極用筆之妙矣究其所自皆縁陶鑄篆隸獨䂓玄詣頂門一鍼意象俱泯照映千古集厥大成不亦宜乎世人不得其門動生退恧猶爲自知苟昧藏鋒之訣乏生動之姿妄意摸擬遂成輭熟唐文皇以無骨爲誚稍存風力聖教一序經懷仁之手便同歐率更溫膓

之漸文皇搜覽極富自謂深知篤好猶不能入其堂室
況其他乎
古人書自篆隸而下必須懸腕雖作小楷無不皆然所
以不著之言論者以無所復事不虞後世之不察一至
此也蓋腕懸則掌自虛掌虛則筆自直而衆指俱得力
為用指各得力則前後左右輕重疾徐罔不如意此不
易之譚中庸之道然指欲可用而不欲用能動而卒不
動方寸以下運之在腕而不覺腕之勞徑尺以上運之

在肘而不藉肘之力此玄解斲輪之喻徹上徹下一以貫之矣學者誠尋繹斯旨博涉泛觀塚筆池墨所謂鬼神通之何患不臻其妙俗書乃謂執筆欲緊腕著紙則有力自相授受目為前代典刑習之既久腕骨掌心皆生重趼雖使九華與居何益成敗之數矣

晋魏名書手跡既難復覩至如流傳刻本輾轉相沿人壁戶珠莫可窮詰下者無論已即閣本所摹米南宫尚多指為贋作矧真書點畫細小臨搨為難訛舛相襲尤

易誤人所貴得之心目之間求之象數之外以古人視古人不以今人律古人庶幾不謬所從適矣且如元常真書如宣示戎路雪寒諸帖詳其用筆綢繆委至情意款密葢由結體尚似八分故沉著處獨冠諸家右軍得之加以瀟散遂如光弼將子儀軍世或謂鍾體匾而右軍體長不知長短閒正非所論也伯英休明右軍所師今其書不可槩見意右軍簡潛處從二公來為多不然木葉樹皮詎可易盡也大抵習以時變質由文改漢魏

之書樸茂猶在右軍承之可謂郁郁乎盛矣然質文之變自是形格小異用筆之精迨今莫之易也況晉唐而上乎故知以古為師雖或不迨去時人則遠矣

真書點畫筆筆皆須著意所貴脩短合度意態完足葢字形本有長短廣狹小大繁簡不可槩齊但能各就本體盡其形勢雖復字字異形行行殊致乃能極其自然今人有意表之想然又須彷像規矩平均點畫使有牆壁然後求工庶成正果今人未知執筆妄逐時好目不

覩古人之跡心不悟點畫之方諺加己意自謂新奇遂令散漫無端顛末不屬雖異書佐亦奚取焉大抵真書不熟手下猶能逮心貴在模擬精之而已行草則生意由筆底變化在目前使非工力至到鮮有不臨楮窒礙者矣余嘗以射喻書最為端的葢古法者正鵠也筆者弓矢也視之者目運之者心發之者手也即使天下之拙射持弓執矢向的而立的在目前心未嘗不期舍矢如破也乃百發而不一中則非弓矢之過也發之無法

與得其法而習之未熟也故善學書者其初不必多費楮墨取古人之書而熟觀之閉目而索之心中若有成字然後舉筆而追之字成而以相校始得其二三既得其四五然後多書以極其量自將去古人為不遠矣禪學貴悟詩學亦貴悟唯書亦然詩有别才書學亦有才即如豐考功祝京兆二公俱以書稱豐見帖為最富工夫為最深祝之模擬似以所不逮而書跡輙過豐者祝才勝也今人有竭精此藝頗知法古而卒無成名蓋才質

限之乃歸咎手拙誤矣

右軍書於發筆處最深留意故有上體過多而重左偏含蓄而遲蓋自上而下自左而右下筆既審因而成之所謂文從理順操縱自如造化在筆端矣故不雕琢而新不揮霍而勁不矯激而遒手舞足蹈不害為傾欹冠裳佩玉不病其拘檢奇形異狀不失於縱誕冲玄平淡不流為枯槁若化工之於萬類濃纖質冶各極其趣而特因物賦之而已故人見其字體一成若不可易不知

右軍能極盡其自有者耳想其平生不出以示人有子如子敬尚欲使其自悟故子敬書豪爽迭宕特以求勝於父政不知坐此乃為失之也豈家雞是厭固不如好野鶩者耶真大醉之言可謂痛着一鞭矣而子敬竟不悟才固有獨至者也况後世乎

字本無分骨肉自筆陣圖傳後世乃屑屑為言不知骨生於筆肉成於墨筆墨不可相離骨肉何所分别人多不悟作書之法乃留意於枯槁生硬以示骨效醜於濃

重擁腫以見肉二者不可得兼并其一體而失之不知古人之書輕重得宜肥瘦合度則意態流暢精神飛動衆妙具焉何骨何肉之分也唐文皇譏子敬之無骨不言多肉意亦可見故評書者但當以枯潤勁弱為別可矣

鋒在畫中則左右皆無病此書家精一之傳也作篆隸於此法更不容毫髮假借唯大篆下筆須尖及收筆又須鋒出則知一得筆行便收歸畫中以為掣筆之地蓋

起伏轉換自然之勢如此今觀二王落筆處多有側鋒向外者昧者但謂側以取姸不知落筆稍偏正所以濟正鋒之不及未幾而卒歸於正間有一畫全偏者隨以正鋒承之所謂出奇應變偶一為之耳若謂側筆專以取姸則是藏鋒書絕無姿態矣可乎

書之大小本無二法自仲將登凌雲璽帚成飛白始稱大者愈難世因目為署書似是自成一家其實大字收還即成小字小字展放即成大字但須氣足以益之眼

底有成字即一筆書就乃免鈎勒近俗耳

唐諸書家當以虞永興稱首歐褚薛正相次永興廟堂真書圓秀渾成深得右軍三昧率更用筆極為不苟警策奇峭其所獨得唯於起止轉折處頗露圭角晉人之法於是小變矣褚河南雅尚姿媚其用筆又異率更蓋是手指轉動筆鋒雕琢而成嬋娟羅綺溢紙動心而古法之亡過半矣覯米氏父子沿襲餘波不待末流始為申韓也嚴滄浪有云論詩以李杜為準挾天子以令諸

倈故予論書一以右軍律諸家倘有以誇誕罪我何敢辭焉

湯臨初書指卷下

姜堯章云草轉真折其言已謬又云真以轉而後遒草以折而後勁直長語耳夫真不可折猶草必用轉書之古今高下正繫於此書固以轉而後遒實不因折而始勁若謂勁生於折則古法澌盡矣葢遒如人之一身筋脉聯絡精神貫穿可以騎射馳騁可以上竿踰壁勁如

人臂強足健堅實凌厲止屬適中一節故有勁而乏遒
未有遒而不勁者也唐自歐虞褚薛而下迨乎顏柳亦
猶詩之有晚唐矣二公見前代作者法度森然不師其
意而泥其迹乃創作一體務以雄健加人遂使晉魏蕭
散溫潤之風一切委地在當時即稱為干祿書已不免
佐史之譏昔人謂詩家之視靖節猶孔門之視伯夷以
晉魏而視二公又不侔矣

本朝沈氏兄弟學古而失之遂成淺俗姜永嘉學沈而

不得其流麗處輙復參入顔柳二家永嘉不足深辯作法於凉祇可為顔柳惜耳江河萬古流自不可廢其盈其涸故不在吠澮閒也

書貴質不貴工貴澹不貴艶貴自然不貴作意質非鄙拙之謂也清廟明堂大雅斯在是巳澹非浮易之謂也大羹玄酒至味存焉是巳自然非信手放意之謂也不事雕琢神氣渾全險易同塗繁簡一致是巳大凡古人書初覽似少意味至於再至於三精神益生出没始見

近世書伸紙一目殊覺可喜展玩稍久疵纇畢陳此何故焉今之浮俗者多古之沉著者勝也要之文章與時高下書亦宜然但能一意法古夢寐求之久之必有所合恐無俟借材於異代也

宋人評書猶其論詩多不可據餘無論也蘇黄米三公可謂博觀深詣矣乃其言不能無獘長公以魯公比子美以為能事已畢遂終身委質焉寧謂後世無人乎瘞鶴銘書極冲澹之趣魯直學之頗得其疏秀處如登覽

諸刻直超長公而上之若草書則學藏真而不至誤藏真者也米南宮論書甚刻父子一師褚河南至謂河南非歐虞所能比肩則過矣祝京兆真行盡出二王獨顛草由於魯直吳人以其易學益贋作以雜之是京兆以草書自掩其名也

元趙吳興書世謂早學師宜官晚學李北海師宜官不可得而知矣今觀吳興真行得意處本出大令北海固不得而臣之也所不可知者妍醜錯陳瑕瑜互見恐是

少作循名者早為流播遂使人目為吳興體耳又云吳興見鮮于伯機書始知上學晉魏今伯機書固多有也即使吳興見之而始改所從可謂青出於藍矣

論畫者先觀氣次觀神而後論其筆之工拙世固有筆工而神氣不全者未有神氣既具而筆猶拙者也作書既工於用筆以漸至熟則神采飛揚氣象超越不求工而自工矣神生於筆墨之中氣出於筆墨之外神可擬議氣不可捉摸在觀者自知之作者並不得而自知之

也

書必先生而後熟亦必先熟而後生始之生者學力未到心手相違也熟而生者不落蹊徑不隨世俗新意時出筆底具化工也故熟非庸俗生不凋踈今去漢魏晋人數千年矣人間翻搨既已失其真矣具眼者一見佳本便覺觸目醒心恍若對面同時之人嚮搨臨摹竟不得其髣髴此則生之說也故由生入熟易由熟得生難書者心畫此揚子雲之言也柳誠懸因有心正筆正之

說宋人遂據以為斷案此似然而實不然也譬之以木石為人衣冠坐立描寫極似非不儼然莊肅也而色笑蹈舞一之不具即莊肅何取焉晉人雖稱蔑棄禮法至於作字實其用意處張懷瓘評中散草書加右軍數等使非功用精密何以至此已不類其為人矣若槩以為簡墮使然則不作可矣右軍在晉最閑經世顏之推謂其人品最高惜為書所掩右軍之比中散其人又可知乃其書則風流醞藉翩翔物表葢法有固然不必斤斤

以心術為校也世有文章德業卓然名世者即不事鉛槧舉而登之鍾王之列其孰從而信之

急就為古人絶學至本朝唯宋仲温以此得名甚自矜重秘惜其法不以語人今觀其書作意太過乏古人不盡之味蓋急就中之顛素也蔡中郎八分書平畫及波皆極長縱筆勢無復餘剩其法類世所傳曹娥碑瘞鶴銘實祖之鍾太尉又入以行書流動之趣蓋八分體本簡古故運筆欲得疎暢急就之法萌芽於此既作急就

則巳浸淫草書必須收斂斬截便易痛快使有蒼然之
色不待傾側牽引以為奇也不然則直作近草可耳此
書家之微旨輒盡發之
顛素並稱自昔巳然不知長史非藏真比也智永書法
承受有緒藏真從而光大之聖母之與自叙體製不同
而各極其分量蓋巳超凡入聖矣長史筆多偏枯所得
古法益少今有學藏真而失之者似從長史門牆中來
為獘非一日矣學者誠能於篆隸而下徧觀名書從頭

一一理會自然目中如辨黑白言說雖多要之無益故不能畫而語畫不能書而評書皆妄也

秦程邈始為隷書今官本所載米南宫雖指為偽作然形體實不可廢即今真書也後漢王次仲始為八分蔡琰云割李斯小篆去八分存二分故名八分是隷法居十分之八據此則隷應先出曹喜蔡中郎俱後漢人想其世代相次一時流傳互相習學俱師次仲亦不可知但謂隷是八分之流真書又與隷不類則不應斯籀古

篆尚存見聞而隸法絶無基緒古人書譜品目悉具卒無專舉正揩為言者此明隸即真書無疑要之程邈作隸時去篆法未盡八分既出隸反近之不若晉唐以還一洗篆法别成堂奥故昧者相沿不能自決耳又張懷瓘云秦王次仲始作八分非後漢之次仲則八分固與隸書並出矣大小二篆生八分子美蓋有據云

世傳右軍好鵞莫知其說蓋作書用筆其力全憑手腕鵞之一身唯項最為圓活今以手比鵞頭腕作鵞項則

亦高下俯仰前後左右無不如意鵞鳴則昂首視則側目刷羽則隨意淺深眠沙則曲藏懷腋取此以為腕法而習熟之雖使右軍復生耳提面命當不過是非謔譚也想當時興寄偶到且知音見賞兼為後世立話柄耳或者以為曇礢鵞羣羽毛有異故特好之何殊說夢耶

學書最忌近俗諸體皆然真書尤甚徐東海謂大戚令小小放令大踈肥令客客瘦令踈此最誤後學書家之罪人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九十六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九十七　　錢唐倪濤撰

歷代書論

宋沈作喆寓簡　論書八條

羲獻以書名世無間然矣然王氏一門自多能書者如丞相導大司馬敦太保弘太子詹事廙荆州刺史廙丹陽尹僧䖍黄門侍郎澳之會稽内史凝之豫章太守操之中書令恬領軍洽散騎常侍徽之東海太守慈特進

曇首衛將軍珣中書令珉皆世受筆法往往造微入妙蓋平居見聞易熟易為工不作難也予觀後魏盧志與其子諶皆法鍾繇書子孫累葉世有能名至邈已上兼善草隸伯源尤謹家法白馬公崔弘工衛瓘體其家亦多名翰浩為最善故魏之工書者有崔盧二門亦王氏之比耶然王氏家學才華尤著非特書之一藝而已王筠自叙云世傳安平崔氏汝南應氏其家相繼以文稱然不過二三世而已未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人人有

集如吾門之盛者也考其言信然
筆法自蕭翁以來模寫比擬取諸物象始盡其妙如為
心畫傳神也謂鍾元常行間茂密如雲鵠游天羣鳧戲
海王右軍如龍跳天門虎卧鳳閣張芝如漢武好道馮
虛欲仙羊欣如大家婢為夫人舉止羞澁終不似真蕭
子雲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荊軻負劍鋒力難當李鎮
東如芙蓉出水文采鮮明索靖如王謝子弟縱復不端
奭有一種風氣獻之如河朔少年舉動沓拖不可柰何

王僧虔如飄風忽舉鷙鳥乍飛阮研如貴游失品不復排斥英賢王褒悽斷風流勢不稱貌師宜官如朋羽未息舉翮自逝陶隱居如吳興小兒形質未成而骨格峭拔吳施如新亭倡人一往揚州出語便意態生袁崧如深山道士見人便退縮張融如辨士對揚獨語不回行必會理又書苑謂衛夫人如玉壺冰瑤臺月婉然芳樹穆若清風逸少飛白霧縠卷舒煙空灼灼索靖草書絶世名曰蠆尾銀鈎張旭謂褚河南用筆如印印泥如錐

畫沙又謂草書孤蓬自振驚沙坐飛亞栖自謂飛鳥出林驚蛇入草懷素得古釵脚魯公得屋漏痕竇泉謂李斯釵頭屈玉鼎足垂金凡此不唯取像工妙親切語亦甚奇或類滑稽可喜又有韋續九品書李嗣真書評等議論不及於前矣

王僧虔工書當宋武世常用掘筆書以拙見容至齊高帝與論書則誦言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而正當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其言不讓畧

無隱情蓋以齊高帝比宋孝武為不忌嫉臣下故也書一技耳人主自賢而嫉能至使其臣下有隱情避禍者況天下事治亂成敗聽言用材之間有大於此者乎故欲盡人之能者莫若至誠而有容也

學書者謂凡書貴能通變蓋書中得仙手也得法後自變其體乃得傳世耳予謂文章亦然文章固當以古為師學成矣則當别立機杼自成一家猶禪家所謂向上轉身一路也

韓退之嘗得李陽冰所藏科斗文孝經及漢衛宏官書兩部至寶蓄之以歸公好古書也而卒以予歸公又嘗得古畫人物曲極其妙謂非一工人所能運思葢集衆工之所長雖百金不願易以趙侍御之所親摹也而卒以予趙君此二物皆世之寶而退之不難以予人退之可謂不溺於多愛者矣今人有蓄書畫者往往耳剽不識真所藏未必善非古人合作也而扃固什襲不忍出以示人至不敢自展玩可謂陋且愚矣

昔賢謂見佞人書跡入眼便有睢盱側媚之態惟恐其汙人不可近未必翰墨全類其人也予觀顔平原書凛凛正色如在廊廟直言鯁論天威不能屈至於行草雖縱横超逸絶塵猶不失正體蓋人心之所尊賤油然而生自然見異耳

唐李嗣真論右軍書樂毅論太史箴體皆正直有忠臣烈士之像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女順孫之像逍遥篇孤雁賦跡遠趣高有拔俗抱素之像畫像賛洛

神賦姿儀雅麗有矜莊嚴肅之像皆見義於成字子謂以意求之耳當其下筆時未必作意為之也亦想見其梗概云爾

李陽冰論書曰吾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常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沾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讓周旋之體於耳目口鼻得喜怒慘舒之態於蟲魚鳥獸得屈伸飛動之理陽冰之於書可謂能遠取物情所養富矣萬物之變動造化之生成

所以資吾之用者亦廣矣豈惟翰墨為然哉為文亦猶是矣

書固藝事然不得心法不能造微入妙也唐文皇帝妙於翰墨常病戈法難精乃作戩字空其右而命虞永興填之以示魏鄭公曰朕學世南似盡其法鄭公曰天筆所臨萬象不能逃其形非臣下可擬然惟戩字戈法乃逼真太宗驚嘆學之精鑒之明迺至於此作字尚爾况於修身學道為國為天下立大事而可以苟簡鹵莽姑

息而為之有不敗者乎鄭公之鑒裁可謂入神矣
柳子厚自言僕蚤好觀古書家所蓄晉魏時尺牘甚具
又二十年來徧觀長安貴人好事者所蓄殆無遺焉以
是善知書雖未嘗見名氏望而識其時也予初謂不然
不敢信也及遍觀古法書或真跡或石刻真蹟寡矣年
歲久遠人間殆不復見其僅存者皆歸御府但追想其
筆勢飛動精神發越耳石刻無生運意然典型具在遺
法頼以不泯亦可以論其世也予因以稽考筆法淵源

自其曾高至於昆仍雲來信乎其體遞變隨時有漸雖古今特異然流派不相雜也又以知學問不專聞見不博孰見其有所得也哉

近世言翰墨之美者多言合作予曾問邵公濟合作何義曰猶俗語當家也當去聲予曰曾見法書異録載王羲之與簡文書云下官此書甚合作聊願存之得非是乎北齊文宣時魏收作庫狄干碑令樊孝謙為銘陸卬不知以為收合作也意與今所用不同

宋胡仔漁隱叢話

苕溪漁隱曰本朝能書者有李西臺宋宣獻東坡謂李俗而宋寒殆是浪得名又謂建中書雖可愛終可鄙雖可鄙終不可棄余於西臺書不多見獨見其永州澹山巖詩清勁簡遠不減晋唐間人書則東坡之論有不然者矣惟六一居士云五代之際有楊少師建隆以後稱李西臺二人筆法不同而書名為一時之絶山谷云李西臺出羣拔萃肥不剩肉如世間美女豐肌而神氣清

秀者則二公之論得之矣山谷因李君既借示其祖西臺草聖并書賦詩云當時高蹈翰墨場江南李氏洛下楊二人没後數來者西臺唯有尚書郎篆科草聖凡幾家奄有漢魏跨兩唐紙摹石鏤見髣髴曾未得似君家藏側理數幅氷不及字體欹傾墨猶濕明窗棐几開卷看坐客失床皆起立新春一聲雷未聞何得龍蛇巳驚蟄仲將伯英無後塵邇來此公下筆親使之早出見李衛不過右軍能逼人山谷此詩許可如此真不虚美矣

余素未曾見宣獻書不知其果如何但山谷云近世士
大夫書富有古人法度惟宋宣獻耳能用徐季海書意
莫年乃擺落右軍父子規模自成一家當無遺恨矣又
其書瘦清而不弱亦古人所難則坡谷之論異同如此
余每欲折衷之以未見其書故不敢爾東坡云歐陽文
忠公論蔡君謨書獨步當世此為至言君謨行書第一
小楷第二草書第三就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大字為少
疎也天資既高又輔以篤學其獨步當世宜哉近世論

君謨書頗有異論故特為明之山谷云蔡君謨之行書簡札甚秀麗可愛至于作草自云得蘇才翁屋漏法令人不解又云頃年觀廟堂碑摹本竊怪虞永興名浮於實及見舊刻方知永興得智永筆法為多又知蔡君謨簡札能入永興之室也比來士大夫惟荆公書有古人氣質而不端正然筆間甚逸士大夫學荆公書但為橫風疾雨之勢至於不着繩尺而有魏晋間風氣不復彷彿甞觀王濛書想見其人秀整所謂毫髪無遺恨者荆

公嘗自言學濛書東坡賦孫莘老墨妙亭詩云徐家父子亦秀絶字外出力中藏稜山谷云書家論徐會稽筆法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以余觀之誠不虛語如季海稍令韻勝則與稚恭並驅爭先可也季海長處正是用筆勁正而心圓若論工不論韻則王著優於季海季海不下子敬若論韻勝則右軍大令之門誰不服膺往時觀怒猊抉石渴驥奔泉之論茫然不知是何等語老年乃於季海書中見之如觀人眉目也三折肱知為良醫誠

然哉李海暮年乃更擺落王氏規模自成一家所謂盧蒲嫳其髮甚短而心甚長惜乎當世君子莫能以短兵伐此老賊也前朝侍書翰林王著筆法圓勁今所藏樂毅論周興嗣千字文皆著書墨蹟此其長處不減李海所乏者韻耳沈傳師道林嶽麓寺詩字勢毫逸真復倔奇所恨工巧太深耳少令巧拙相半使子敬復生不過如此東坡蓋學徐浩書山谷蓋學沈傳師書皆青過於藍者然二公深諱之故東坡云見歐陽叔弼云余書大

似李北海余亦自覺其如此世或謂似徐浩非也山谷云余比來極愛顏魯公書時時輙有其氣骨而人以為殊未得甚彷彿寫我心耳豈謂可衆目哉二公當時自言如此自今觀之人固不信也山谷跋東坡書云如華嶽三峯卓然參昂雖造化之鑪錘不自知其妙也中年書圓勁而有韻大似徐會稽晚年沉着痛快乃似李北海此公天資解書比之詩人是李太白之流士大夫學子瞻書但卧筆取妍至於老大精神可與顏楊方駕則

未之有也山谷自云余書姿媚而乏老氣自不足學學者輙萎弱不能立筆雖然筆墨各係其人工拙要須其韻勝耳病在此處筆墨雖工終不近也六一居士言石曼卿工於書筆墨遒勁體兼顏柳東坡言蘇子美兄弟書俱秀俊山谷言蘇才翁兄弟皆喜作大字筆力豪壯此三人亦近世能書者恨未盡見之獨見子美所書岳陽樓碑雖清瘦勁健然乏風韻余不甚喜之東坡云近日米芾行書王鞏小草亦頗有高韻雖不逮古人亦必

傳於世也山谷云余嘗評米元章書如快劍斫陣强弩射千里所當穿徹書家筆勢亦窮於此然似仲由未見孔子時風氣耳秘閣續帖劉無言箋題便不類今人書使之春秋高江東乂出一羊欣薄紹之矣余居苕溪閱無言書多矣晚年雖用筆圓熟然乏秀氣殊不逮山谷之題評也余今第取歐陽蘇黃之論具著于篇若古今諸家書評世多有之不復載之云

苕溪漁隱曰涪翁晚年再遷宜州道出祁陽草書靖節

詩四首清晨聞叩門倒裳還自開者其一也棲棲失羣
鳥日暮猶獨飛者其二也昔欲居南村非為卜其宅者
其三也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者其四也並鑱石於
嘉會亭余昔經由摹得墨本愛其筆法之妙自成一家
涪翁嘗言元祐中與子瞻穆父飯寶梵僧舍因作草數
紙子瞻賞之不已穆父無一言問其所以但云恐公未
見藏真真蹟庭堅心竊不平紹聖貶黔中得藏真自序
於石揚休家諦觀數日恍然自得落筆便覺超異回視

前日所作可笑也然後知穆父之言不誣且恨其不及見矣今祁陽草聖正是涪翁黔州以後作誠佳絕也東坡嘗跋之云曇秀來海上見東坡出黔安居士草書一軸問此書如何東坡云張融有言不恨臣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吾於黔安亦云然他日黔安見之當捧腹軒渠也藏真又有千字文真蹟舊蓄於江南李氏紙尾有後主錯金書題云懷素僧草聖戴叔倫詩云詭形怪狀翻合宜誠哉是言其後此真蹟又轉蓄于董令升家

紹興間歸天上矣桂林有此石刻余嘗得摹本因取古人書評跋於後見東坡於此書且襃且貶深竊怪之其言曰僧藏真書七紙開封王君鞏所藏君侍親平凉始得其一二而兩紙在張鄧公家其後馮公當世又獲其三雖所從得者異不可考然筆勢奕奕七紙意相屬也君鄧公外孫而與當世相善乃得而合之余嘗愛梁武帝評書善取物象而此公尤能自譽觀者不以為過信乎其書之工也然其為人倜儻本不求工而能工如此

如没人之操舟無意於濟否是以覆却萬變而舉止自若其近於道者耶張長史草書頹然天放畧無點畫處而意態自足號稱神逸此其褒之也又其詩云顛張醉素兩禿翁追逐世好稱書工何曾夢見王與鍾妄自粉飾欺盲聾有如市倡抹青紅妖歌嫚舞眩兒童此其貶之也至於涪翁則云張長史書郎官廳壁記楷法妙天下故草聖度越諸家無轍迹可尋懷素見顔尚書道張長史書意故獨入筆墨三昧懷素草工瘦而長史草工

肥瘦硬易作肥勁難工此兩人者一代草書之冠冕也詳味其言真確論矣然二人草聖之工在當時已自有李杜歌詩推許之不特後世也謫仙贈懷素草書歌云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溟魚筆鋒殺盡山中兎八月九月天氣凉酒徒辭客滿高堂牋麻素絹排數箱宣州石硯墨色光吾師醉後倚繩床須臾掃盡數千張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怳惚如聞神鬼驚

時時只見龍蛇走左盤右蹙如驚電狀同楚漢相攻戰湖南七郡凡幾家家家屏障書題徧王逸少張伯英古來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我師此藝不師古古來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少陵因殿中楊監見示張長史草書圖賦詩云斯人已云亡草聖秘難得及茲煩見示滿目一悽惻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色鏘鏘鳴玉動落落羣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真盡墨俊拔為之主暮年思轉極未

知張王後誰並百代則嗚呼東吳精旭蘇州人也逸氣感清識揚公拂箋筍舒卷忘寢食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

宋陳櫟負喧野録 論書四則已見者不録

李陽氷書

義興莊元卿家所藏絹本小篆顯揚儒教四大字各從四尺而約衡五之三畫經二十而一位置得宜頓挫有法發筆處圓若運規而見鋒穎歲久絹質腐敗墨色不漫體勢精彩猶若飛動元卿言其大父少師僖簡公官

京師時得之於河内向氏家相傳為李陽氷少監所書雖無題識可考然觀其神氣信所謂如古釵倚物力有萬夫度非後人所及按陽氷當至德時嘗欲立石經而弗果四字之作安知其不為此而發即此亦可驗其為陽氷書云

章友直書

建安章伯益友直以小篆著名尤工作金釵體初來京師人有欲從之學書者章曰所謂篆法不可驟為須平

居時先能約束用筆輕重及熟於畫方運圓始可下筆其人猶未甚解章乃對之作方圓二圖方為棊盤圓為射帖皆一筆所成其筆畫粗細位置䟎密分毫不差且語之曰子姑歸習之能進乎此則篆有餘用不必見吾可也其人方大駭愕不敢復請問葢其筆法精熟心手相忘方圓不期自中規矩友直尤工作古文余嘗見其為信州弋陽縣寶峯記文意高絶葢非僅以字畫名世也伯益既下世有女適著作佐郎黄元者能嗣其篆

法備極精巧嘗書陰符經字皆徑寸勢若飛動伯益姪孫章衡得其本知襄陽日刻於郡齋余嘗得墨本誠可珍玩

邵餗書

邵居士餗才行俱美高尚不仕隱居丹陽尤工為釵股古篆世所欽重范文正公作釣臺嚴先生祠堂記欲求其書而刻之石專遣錢持書懇之余嘗傳得范公之書今録於此

仲淹耆白先生郘公足下仲淹今春與張侍御過丹陽約諸先生維舟湖濱聞先生歸山所謂其室則邇其人甚遠惘然愧薄宦之不高矣曁抵桐廬郡郡有嚴子陵釣臺思其人詠其風毅然知肥遯之可尚矣能使貪夫廉懦夫立則是大有功於名教也乃作堂而祠之聊以辨子陵之心決千古之疑又念非托之奇人則不足傳於後世今先生篆高出四海誠能枉神筆於片石則子陵之風後千百年未泯其高尚之為教也亦大矣哉謹

遺郡校奉此恭俟雅命觀此書語則其推重邵君亦不薄矣余又於巴陵登岳陽樓及滕宗諒子京知郡日所修記亦范文正公所撰蘇舜卿書邵餗篆額時號四絶云

蔣宣卿書

蔣宣卿待制粲紹興中以善書著名因救解岳侯遂忤秦相諷言者論罷閒廢十年一日忽報有中使至其家時秦尚當國老幼驚惶慮有不測蔣神色不變徐言曰

主上聖明吾無大過咎且既從罷免縱有後命不過符下州郡處分耳亦何至遣中使必有美意不然亦當任之既而中使納謁具傳上旨賜以香茶湯藥宫羅之屬又頒下翰苑所撰憲聖慈烈皇后之弟吴八郡王益神道碑命蔣書之蔣奉勅書授中使以歸憲聖及后族錫賚至數千緡蔣久間廢頗爲匱乏得此頼以少蘇

蔣公之字畫高出流輩而高廟垂情詞翰臣下雖在閒廢中猶不忘如此蔣能不為動容安静以待其量亦可

取者蔣前漕江西時先大父嘗為幕屬及其家食嘗專詣荆溪居第訪之親聞其說

元劉績霏雪録　論書

吳興趙學士松雪有云古人作字多不用濃墨墨太濃則失筆意然羲之書墨嘗積三分何耶余又見東坡真蹟墨如漆隱起楮素之上山谷亦謂其用墨太豐而韻有餘余謂吳興所云特楷書耳至於行書則不然

余見酸齋草書四大幅其筆力遒勁如瘦蛟挐雲餓虎

距石非世人筆墨所能到也或呼為謫仙人豈虛語哉

松雪翁書法妙天下而人鮮有知者公平日博觀歷代真蹟石刻深求古人筆意其揮翰時如庖丁鼓刀郢匠運斤不動神色而自合矩度又豈庸俗輩可得而議耶

翁嘗有詩云學書工拙何足計名世不難傳後難當有深知書法者未容俗子議其間又云古來名刻世可數餘者未精心不降欲使清風傳萬古須如明月印千江

子見顏魯公江外帖硬黄書用墨甚濃字極妙可珍後

有松雪題跋

豫章黄太史庭堅自言予在黔州時字多隨意曲折意到字不到及來僰道舟中觀長年盪槳羣丁撥棹乃覺少進意之所到輙能用筆然比之古人入則重規叠矩出則奔軼絶塵安能得其彷彿此與擔夫爭道公孫大娘舞劍器同一悟也

東坡嘗手書黄庭内經以贈祿光道士

章草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隸體麄書之出書斷

董思白法書名畫冊　式古堂

顏魯公朝迴馬病帖直與子敬抗行每舉筆便當念之自不落俗韻　借米帖亦極秀拔

右軍霜寒帖快雪帖丙舍帖青李來禽帖俱正行之祖也

官奴玉潤與蘭亭無異大令中秋帖徽之新月帖皆須拈出朝夕觀覽沈酣之久與之俱化矣

宋人書不可不看以其有脫去結習處不可輙學以其

有自立門庭處東坡猶不免偃筆之病元章取態失淡古之趣君謨繩束不能自如皆非顏柳之比也

米元章云顏魯公真書近俗行書可教一何誕乎魯公蔡明遠叙劉太冲叙借馬帖鹿脯帖争坐位帖祭姪文各自一法不似米元章之一成不變如出一手也真書雖非右軍正派乃以八分為宗其最佳者中興碑家廟碑宋廣平碣吾家所刻自書告身一洗六朝間衰颯之氣東坡云書至於顏魯公詩至於杜子美不可得而加

之豈非以忠義之氣鬱勃筆端自然超出歐虞諸公獨標奇致耶

吾鄉先達書學最深者陸文裕儼山莫方伯中江陸纂趙吳興逼真人稱其類趙則抗聲曰吾與之同學李北海莫公以聖教叙為師自二王之外一步不窺皆非文徵仲所能夢見者也丙午四月坐雨牕書董其昌

董思白書鮑明遠舞鶴賦後題

往余以黄庭樂毅真書為人作牓署每懸看輙不得佳

因悟小楷法欲可展為方丈者乃盡勢也題牓如細書亦跌宕自在惟米襄陽近之襄陽少時不能自立家專以摹帖人謂之集古字已有規之者曰須得勢乃傳正謂此因書舞鶴賦及之戊午三月九日書并題

莫雲卿筆塵　論石刻二則仝上

江南李後主嘗詔徐鉉以所藏古今法書入之石名昇元帖此在淳化閣帖之前當為法帖之祖今遂不復得見片紙至呼淳化初刻為祖帖葢不知有昇元刻耳漢

唐碑碣鍾王名蹟乃多有存者何為此刻獨無僅存者也

何内翰良俊嘗言自唐以後無一好石刻蘇黄亦無佳者趙吳興學李北海咄咄逼真但一入石便乏古意此不知何理余謂趙吳興於北海面目全似而神氣尚隔一塵亦山谷所謂欲换凡骨無金丹也豈待入石而後辨哉蘇黄廢古法自成門户惟米南宫篤意師古其書石者便勝諸家耳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九十七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九十八　　錢唐倪濤撰

歷朝書論

弇州山人墨蹟跋

雜古墨蹟

前二紙智永一劄似臨筆褚河南斷簡得之陸太宰所本與右軍帖為一卷故黄琳美之家物也眉山兄弟二劄故當雁行襄陽諸詩尤自秀潁鄧文肅班彥功饒介

之皆元人名書家翩翩可喜也余所為聚此卷如窮波斯採寶得成寶船辛苦頭白

宋賢遺墨

宋賢遺墨一卷曰光者司馬太師温國文正公曰浩者司諫晉陵鄒忠公志完曰侁者集賢修撰閬中鮮于子駿元祐間循吏也子由印記者眉山蘇文定公轍也曰芾者禮部員外郎知淮陽軍襄陽米元章曰友仁者元章子兵部侍郎敷文閣直學士元暉曰孝伯者即之父

參知政事宋史不為孝伯立傳即之傳第云參政孝伯子又不載邑里可謂挂漏曰庭珪者王盧溪也忤姦檜謫晩始登用得宮祠以終曰宗翰者胡氏為監司不甚顯曰思退者湯僕射進之以大觀文落職凡相二人執政二人侍從監司六人此卷文正公始而進之終疑若不倫者噫宣仁一女主耳用司馬公而契丹至戒邉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釁夫以乾道帝之賢志在恢復而使之與張魏公並命又何舛也南渡之不振盖不

必韓賈而後決矣余故留進之書俾論治忽者思焉

蔡蘇黄米趙帖

余得蔡忠惠安樂扶護二帖蘇文忠久上人一帖黄文節眉州畢大事二帖於柘湖何良俊氏又得米海岳古詩於長洲張鳳翼氏提舉帖於華亭張槼氏最後得文忠送梅花帖趙文敏騎從帖於嘉禾盛氏弭節帖於吾州周應元氏後先以善價購之不敢作米顛據舷狡獪也千狐粹腋知為裘者苦心子孫其善藏之勿落俗眼

題米南宮書後

元章妙得晉人筆而以神俊發之往往於結搆外取姿韻余嘗評其書如兒駒試風劍俠入道此卷為友人李子所藏前一紙是其本色奕奕有生氣後一紙尤精不失褚河南懸腕法余愛翫久之乃以王履吉小楷南宮傳系其後而記以歲月

薛道祖蘭亭二絕

薛道祖手書禊帖是從真定武本臨得者足稱喆裔此

帖文徵仲太史家蔵入張伯起轉以售余籖首有徵仲八分小字精絶之甚及危太素虞伯生二跋皆可寳也獨蘭亭畫乃宋人筆僅半幀伯起定作趙千里恐未當耳宋人唯道祖可入山陰兩廡豫章襄陽以披猖奪取聲價可恨可恨

張即之書

張温甫秘閣喜作擘窠大字不一詩輒盡一幅絹豈鵝溪遭蚕厄耶聞金人極愛重之懸餅金購募彼誠以為

傑魁男子喑嗚叱詫者不免神尭作率更㗛耳此一絶句及戲題跋語老手峭勁却於桑皮側理書之似解人意覽眉山諸賢側卧趯筆倦後一展可也　又張温甫好書少陵古柏行豈所謂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者似以渠墨池泒語故耶余見凡數本咸峭骨可畏此稍和腴而遂不甚能發筆可歎也

右卷内　魏鍾太傅薦季直表跋　晉右軍三帖跋　懷素千字文　宗室家懷素千文諸跋已載

法帖卷内

蹟　范文穆吳中田園雜興卷　已上諸跋俱載

唐宋諸賢書譜

宋高宗養生論跋　已載帝王書譜

元鮮于伯機詩記真蹟

昔人謂趙文敏每以己書三紙易鮮于困學一紙今困學三紙往往不敵趙一紙豈古人頓異嗜耶余所有困學遊高亭華嚴記及詩真蹟殆數千言見鐵網珊瑚中行筆清圓秀潤芒角不露隐然唐人家法即與文敏

鞭棄中原不知合置誰左跋尾鄧文原龔璛亦臨池老手可寶也

楊鐵厓卷

至元間楊鐵史聲價傾海内餘名往往借客今其文與書俱在耳獨勁氣時一見筆端異日老客婦謠此亦可窺也

明宋仲珩方希直書

包叅軍出二紙其一為中書舍人宋璲仲珩其一文學

博士方孝孺希直也仲珩太史公少子也希直嘗評其書如威鳳翀霄祥雲捧日此書雖草率不經意而時時見八法俊美圓逸知方君非曲筆耳希直不以書名而剛方不折之氣流溢筆墨間其名磨損不可辯蓋永樂中有禁收公筆劄者同罪故耳而百六十年間學士大夫寶之若拱璧然則人主之威有不能盡伸於天下之賢者可慨也希直在建文朝以文學博士伏節其職若今之侍講讀學士者因附記之

宋仲温書畫帖

宋仲温生平作章草極多然微涉佻而尖此書畫帖遂能藏頡古法藹然大抵不經意乃佳耳宋此書本無可疑而為後人增二印章遂成蛇足吾故為拈出

凌中丞書金剛經

晉世諸賢好寫河上公道德經自褚河南聖教序後乃始有書釋典經者而金剛經獨蘇眉山趙吳興往往作行楷散施阿蘭若金剛經是佛真諦語故非他經比也

中丞凌公書此經全用鐵門限筆圓熟有結體得臨池三昧葢百餘年而復歸之公孫比部豈古先生所謂善護念善囑付者至是始驗耶因為題數言于後　若不見真相願以自護持若見不真相願以施比邱若得見真相無護亦無施

凌中丞臨子敬洛神賦

昔人謂右軍書黃庭如飛天仙人曹娥碑如幼女漂流於波間若大令此賦則仙人凌洛波容與而不憔悴葢

蕆之者也誠懸云子敬好寫洛神人間合有數十本余
所見古刻獨十三行及一全本耳十三行勢稍竦側而
用筆重翩翩若迅鶻全本筆輕微而秀媚僄逸姿態不
可言此帖為故中丞凌公所臨蓋全本也公仕仁宣朝
至中執法以嚴重稱公卿間結法清婉乃爾太史公見
留侯像能不慨歎

徐天全詞

天全翁自金齒還吳十餘年多游吳中諸山水醉後輙

作小詞宛然晏元獻辛稼軒家語風流自賞詞成輒復為故人書之書法遒勁縱逸得素師屋漏痕法此卷蓋以貽吳江史明古者詞筆俱合作後有吳文定沈啟南二跋亦可寶也

靈巖勝游卷

天全先生游靈巖作此詞寓水龍吟慢已載郡乘中此卷為劉以則書者以則靈巖之東道主也其詞不盡按格而雄逸伉爽時一吐洩居然有王大將軍麈尾擊唾

壺態書筆勝法亦往往稱是卷首沈啟南畫足為玆山傳神劉西臺祝祭省錢學士皆有書名者獨桑民懌以文自豪而語不甚稱為可惜也

名賢遺墨

右一卷墨蹟為學士承旨宋文憲公景濂教授胡公仲申太常丞張公來儀學士解公大紳太師楊文貞公士奇祭酒李文忠公時勉太宰魏文靖公仲房太保高文義公世用太傅于肅愍公廷益太師徐文靖公時用右

都御史韓襄毅公永熙太師王端毅公宗貫宮傅何文肅公廷秀太保劉忠宣公時雍太師李文正公賓之脩撰張公亨父少保倪文毅公舜咨宮保戴恭簡公廷器太保屠襄惠公朝宗檢討陳公公甫太僕李公貞伯宮保吳文定公原博太師梁文康公叔厚太傅王文恪公濟之太保洪襄惠公宣之太宰王公輝少保毛文簡公憲清新建侯王文成公伯安宮保湛文莊公原明提學李公獻吉何公仲默宮保劉清惠公元瑞詹事陸文

裕公子淵脩撰楊公用脩舒公國裳少詹黄文裕公才伯賛善羅文恭公達夫其人二百年名臣碩儒也如景濂大紳原博貞伯子淵名能工八法者士奇時勉仲房世用賔之伯安元瑞用脩達夫庶幾中郎虎賁他固不盡爾也余裒而蔵之竊附于甘棠勿翦之義云爾昔山谷老人謂王荆公書簡逺從楊少師法中流出黄長睿謂章申公惇楷法妙入魏晋三昧米海嶽謂蔡魯公京及弟開府卞俱得古人筆然是四人者其精緗菀翰距

今無一存即有之亦不能售數鏍之直而韓范富歐率然之筆流落人間尚以拱璧視之然則物之可傳固在此而不在彼也僕既題此一友人過視而笑曰若自為拙書解嘲耳且若論詩何以不取高崇文而取宋之問乎僕無以答因記其語

三吳墨妙

右三吳墨妙一卷自建康至雲間以南皆吳也為賦草者二徐武功金太學元玉各一紙為說者一沈學士民

則為詩歌者九錢文通原愽張南安汝弼桑栁州民懌蔡孔目九逵文待詔徵仲陸文裕子淵顧憲副英玉王山人子新王司業繩武徐長谷伯臣各一紙為尺牘者十三沈少卿望李太僕貞伯王文恪濟之唐解元伯虎顧尚書華玉王太僕欽佩豐考功人翁各一紙吳文定原愽祝希哲王履吉各二紙國朝書法盡三吳而三吳鏦錚稱名家者則又盡數君子其長篇短言出於有意無意或合與不合固不可以是而槩其生平然亦管中

之一班也留山房中異日便堪作吾鄉掌故兒輩其寶
存之

三吳楷法十則

第一冊陳文東小楷聖主得賢臣頌文東名壁華亭人
國初以書名家沈民則學士出師表字頗大民望大理
虞書益稷篇字小如文東余每見二沈以書取貴顯翱
翔玉堂之上文皇帝至稱之為我明右軍而陸文裕獨
推陳筆以為出於其表今一旦駢得之足增墨池一段

光彩然是三書皆圓熟精緻有黄庭廟堂遺法而不能洗通微院氣少以歐柳骨扶之則妙矣盖所謂雲間派也

第二冊徐元玉臨褚河南哀冊文字差細而筆老獨不勝其佻達盖摹褚而用之以来者也東原生傳差精謹當是中年筆周伯器跋有微致其人即周疑舫也錢原溥陳氏墓碣銘遒迅然欠雅是宋仲温遺搆雲間人至今傚之吳原博墓表極得蘇長公筆而鋒多含蓄不露

佳手也蔡九逵嗣命議書雅健而辭不甚佳陸子淵二

柬在真行之間元玉小而不楷錢吳蔡楷而不小聊備

一家云爾

第三冊祝京兆賦一首雜詩三十首後序一首少年時

藁耳楷法甚精絕間以小行若草率不經意者而具種

種姿態可寶也又古近體詩十五首是行卷上公卿者

稍似經意多大令風格而近纖長其詩亦多秀儁語視

晚歲應酬若出二手獨擬元日早朝排律而押韻用二

新字二人字二臣字不可曉也
第四冊祝京兆黃道中字致甫說用禿筆作楷而間帶
行法純質古雅隱然欲還鍾索風道中即吾故人湻父
姬水也為其尊人五嶽公乞集序以此為贄余固辭謂
此汝南家乘奈何畀人則曰使不佞而仍故名與字知
非公有也且公文成非吾汝南家乘乎為一笑而留之
因記其語又赤壁賦勁挺從褚河南來而結法微佻約
齋閒録序出入鍾太傅王大令古法鬱勃指掌間而雅

緻精密削去畦逕與黄道中字説皆晚歳筆也人不可以無年信夫

第五冊為文待詔徵仲小楷甲子雜稿凡詩四十七首詞四首文八首中亦有率意改竄者楷法極精細比之暮年氣骨小不足而韻差勝詩亦多楚楚情語如元日梅雨言懷無題夢中諸篇皆晚唐南宋之佳境也聞之呉人待詔每新歳輙書舊詩文一冊至老無復遺而没後分散諸子有徽人某子甲以四十金得廿冊以去今

不知所在此本乃故人子售余為直十千因留置此比於吉光之片羽耳

第六册文待詔徵仲小楷其一為余書早朝等近體十四首用古朝鮮繭結搆秀密神采奕奕動人是八十四時筆也其二古詩十九首極有小法其妙處幾與枚叔語爭衡是八十八時筆也又一條三行射禮有鹿中云云尤精甚而考據詳覈偶於散帙得之附於後其三晝錦堂記差大於古詩結力遒勁是六十七時筆也其四

拙政園記及古近體詩三十一首為王敬止侍御作侍御費三十雞鳴候門而始得之然是待詔最合作語亦最得意筆攷其年癸巳是六十四時筆也其五致仕三疏中有竄改當是稿草而精謹乃爾令人作顔平原想吾所綴集皆待詔中年以後書真吉光鳳羽緝而為裘後人其寳守之

第七冊王履吉拙政園賦及詩四章皆小楷得鍾王筆意張琴師傳亦類之其下指極有媚趣微傷自然耳退

之琴操稍大燕正行體意態古雅風韻遒逸所謂大巧若拙書家之上乘也跋尾仲蔚與家弟評履吉書若訟而各有致並存之

第八冊文壽承書五子詩是于鱗輩初年作蓋未繇茂秦而進明卿也休承書養生論二君號太史箕裘然壽承覺淳古休承雖自清俊結法微鬆下彭孔嘉書余廣五子詩及近體數首是古高麗繭能於率更内斟酌溫潤秀勁光彩射人蓋中年最合作筆也許元復一紙老

筆圓肉流後而所書龎居士傳語尤可喜是四君者僅一休承在然老矣而前後五子者復失其六每一展卷輙為噫歎

第九冊陳道復千文此君書不易楷楷不易小而吾兼得之陳子兼三槐堂銘妍秀而微少骨蜀中詩古雅而小遜態陸子傅二歌出麻姑壇遒麗肉滿覽之瞧然然是二君最合作書也王禄之與其師尺牘亦自佳俞仲蔚前後雜詩二幀共二十二首諸與余唱和者是晚年

筆稍縱而有誠懸腕寶劍篇以下是二十年前書尤精婉可愛詩亦多警句故並存之

第十册顧德育牡丹一賦酷有黴仲家風黄淳父前長篇一永興之有鋒鍛者後十二章小似不及周公瑕詩二十章用筆精推有法袁魯望十五章莫雲卿十四章王舜華十二章吾所不敢深論若魯望之流利雲卿之濃婉舜華之輕俊皆菰蘆中翹楚者也最後得張伯起唐人數詩伯起臨二王最多退筆成冢雖天趣少渴而

規度森然矣

右卷內　元趙子昂枯樹賦真蹟　趙吳興小楷法華經　趙吳興心經真蹟　趙文敏書濟禪師塔銘　趙文敏書詹舍人告　趙文敏行書　趙子昂二帖後　趙文敏千歸帖　趙吳興大通閣記　十絶句詩畫跋　俞紫芝和急就章　已上諸跋俱載元賢書譜

趙文敏篆書千文跋　已載法帖千文類

明宋太史手書鄭濂名解　宋克急就章　沈民望書姜堯章續書譜　徐天全卷　徐天全二札

已上諸跋俱載明賢書譜

李文正陸文裕墨蹟卷

淮翁篆勝古隸古隸勝真行草此硏光箋數詩乃晚年筆佘割其半及跋尾遺王學士而留此以其備有衆體故耳最後蘇墨亭一歌更遒勁盖中年得意筆也儼山先生寶應雪夜翫月歌則出入北海吳興雄逸超爽有

秋雕春駿騰騫絶影之勢陸之於李歌辭不妨衣缽書法更自青氷也因合而藏之

張東海冊

張南安書雖流浪自喜往往失之緩弱此冊鐵漢篇用禿筆差遒緊可存

李范菴卷

書家評吾郡李少卿貞伯如純綿裹鐵視祝京兆不愧氷清余此所藏卷雖尺一草草不經意而遒勁有生氣

可重也少卿當憲廟時抗疏不肯書佛經為䕺林樹赤幟今給事岑君允穆於鼎革之際白簡數上皆國家大筴至救周太常一疏尤卓犖偉甚余故舉而歸之且以慶貞伯此書之得所托也

雜帖

吳文定之眉山沈啟南之豫章僅得其似耳京兆翩翩時有大令風度文待詔中年筆微涉佻而韻頗勝履吉善取態俱可錄也

祝希哲小簡

希哲此書皆赫蹏小簡與舍中子多言市井迴易事買書便是雅語至末簡所謂月甚佳可來一跳葢希哲與閶門少年時時傅粉墨作優伶劇耳書極潦草中有結法時時得佳字豈晉人所謂裴叔則麗服亂頭亦自好耶

祝京兆卷

祝京兆書名蒲海內然其行草往往自豫章來獨此卷

徵仲灌木圖歌時有大令遺意雖極放縱而結法不踈運腕極勁卷後王履吉跋黄勉之歌皆可重也圖今在徐氏大可丈餘徵仲生平得意筆上有京兆書作擘窠大字恠偉動人因附記於此

祝京兆雜詩

祝京兆少時書雜詩多作小行楷體若草草不經意而流麗有態時時媚眼譬之夷光阿環捧心病齒皆可圖也

枝山豔詩

希哲詞多青閨中瘦語令人絶倒宜從褚河南瑶臺美女不當作禿師屈彊老筆也淳父乃以豐麗賞之得非取駿於驪黄之外乎

祝京兆季静園亭卷

祝京兆書季静園亭詩以大令筆作顛史體縱横變化莫可端倪雖攷之八法不無小出入要之鐵手腕可重也然書道止此耳過此則牛鬼蛇神矣

祝京兆卷

此希哲中年書雖不無出入然往往自楊少師豫章襄陽來而踈瘦橫放不盡求合所以可重也卷首四字尤遒偉中有贈闗西孫逸人即太初也

祝京兆秋興八首為王明輔題

祝京兆書本作顛旭時時闌入顛芾中此卷書少陵秋興數行後天骨遒發幾與波浪兼天石鯨鱗甲語爭雄長小展視間太行諸山忽若奔動為之一快

京兆雜詩卷

祝京兆此紙雖出山谷海嶽末復遒勁政如三河少年躍馬自快然是正徳間筆也

祝京兆李詩

祝京兆作旭素書是京兆旭素書耳佳處亦多大令取態筆獨此卷太白上皇西廵歌五首因秃管淡墨之勢而用之雖極狂恠怒張而結搆自不踈中復饒古飛白遺意鬅鬅乎二氏青氷矣卷在江西程生所余以京兆

他書數紙文太史書一紙畫一紙易之亦用米襄陽故事耳

京兆書杜紫微詩

祝京兆好書中唐詩初讀前一詩以為京兆語而恠其稍濃渥有致既辨其為杜紫微集為之一笑至於書紛披老筆望而知其枝指生也

題祝京兆真蹟二則

晉人謂右軍才行甚高有遠識惜不究其用以書掩之

此非公言也令右軍而用不過作先始興謝文靖耳千載之下孰有艷羨琊異若此者乎張長史與顏尚書同學隸不勝去而為草吳道子與張同學草不勝去而為畫楊惠之與吳同學畫不勝去而為塑彼其所就則已卑然而其就專也古人之志於傳也如此右軍可無惜矣余始甚愛京兆字學晚得其集讀之不稱人乃有謂京兆書掩其文章者故識之於此

祝京兆草隸奕奕絕世唯李獻吉詩沈啟南畫可以配

之然獻吉與京兆絶類葢皆有敗筆而不失為大家也濟南諸公後出幾令獻吉失盟主而京兆遂無有能踰之者書則文徵仲類何仲黙王履吉類徐昌穀敗筆絶少畫家唐伯虎亦不減徵仲

茂苑菁華卷

吳中希哲徵仲履吉道復稱四名家此卷種種臻妙履吉差作意希哲太不經意然姿態各自溢出雲卿得此殆若狐腋之萃白矣昔蔡中郎篋論衡而談驟進雲卿

臨池比益工得無慮為人捜作藝林公案乎

文太史三詩

文太史八十四時為余出金花古局箋行書此三詩以贈書極蒼老秀潤而結體復不踈三詩濃婉不在温飛卿下惟明妃曲為永叔所誤不免時作措大語耳以此知宋人害殊不淺也

文侍詔游白下詩

文太史歸隐後扁舟秣陵與劉司寇顧司空倡和大是

香山社風度書筆視平日小縱而蒼老秀潤時時有法外趣詩亦清逸可喜第起句往往落韻此公疥癬疾誤入膏肓吳人至今中之耳

文太史絶句卷

文待詔此書真得豫章三昧者取態雖小不足而風骨遒爽殆似過之諸絶句如老病迂踈非傲客只愁車馬破蒼苔大類白少傅分司洛中語皆可寶也

文太史三體書

蘇文忠書錢唐伎女諸絶句真蹟字頗小文太史特以意臨寫不拘拘形似而古健遒偉隐然為眉山傳神抵掌老優當自色悉後三體書擬豫章尤妙唯作米家筆差不似耳昔人謂右軍臨摹宣示勝于自運又云筆禿千管墨磨萬錠不作張芝作索靖信然信然

文太史三詩後

晉陽風物凄緊九月於明佐藩伯齋中覽故文太史三詩金波桂樹清露梧桐語恍如此身在越來虎邱間其

結搆之道美亦似與玉蘭堂中人烹茗匡坐卻卷後别是一境界良增季鷹之感

趙飛燕外傳

文太史小楷書趙飛燕外傳初看之若掾史筆草草不經意者而八法自具是真蹟也余乃丐尤子求作小圖凡九叚系其後尤於此圖有精思頗得龍眠吳興遺意周公瑕復為書西京雜記十餘則俞仲蔚書外傳皆小楷工絶之甚往往有踞太史上坐意外傳文蕪雜葢稍

為筆削之耳飛燕合德事不足論第伶玄此文與國色並絕代為千載風流斷案太史鐵石心腸而寄托乃爾毋亦靖節閒情賦故事耶

徐髯仙墨蹟

金陵少臨池者如顧司寇陳太僕皆得意而不得法最得法者徐子仁然好堆墨書離披擁腫不能免墨豬之誚此卷雖極濃肥而有骨端重而不乏態是最合作書也子仁行世最少君其寶藏之

王履吉五憶圖歌

履吉五憶歌雖昉自平子而能用己意發之後復有文伯仁系圖伏日一展閲如碧玉壺賜對消得紫綾半臂矣其用筆秀雅絶得尚書宣示樂毅論遺意獨中間一㇏崛强肥重文皇戈法未易瘳也

王雅宜書雜詠卷

履吉行草自山陰父子中來然所得者姿態耳此卷白雀寺諸詩尤備風骨有美女舞竿良驥走坂之勢友人

王元肅云履吉作此時病已甚然時時偃卧以指畫腹曰祝京兆許我書押主齋盟即死何以見此老地下前輩用心如此何必減鍾太傅可念也

王雅宜長恨歌後

白學士歌綿麗詳縟宛然開元宫中韶景履吉以行草書之豔冶之極併得玉真情態余乃乞莫雲卿書陳鴻小傳家弟書手刪外傳俱小楷補之翩然有晉人意尤子求復系以圖令人恍恍有乘槎犯斗之興然不欲多

展展則恐費蒲團工力也

王履吉書江文通擬古詩

江文通擬古詩如逸少臨宣示帖形勢巧密勝於自運唯古離別李都尉二章差不似耳履吉之於虞永興亦似文通擬古書法姿態既備結搆復不踈蓋晚年得意筆也

陳道復赤壁賦卷

此道復過醉時筆雖得失相當而遒偉奔放有出蹊逕

之外者唐文皇云當今名將唯李勣薛萬徹耳勣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不大勝則大敗以語文太史及道復必當各領取一将印也

朱射陂卷

壬子冬余以使事道維揚朱子价為書二卷其一為近體旋失之此卷多齊梁樂府語雖不無小出入而宛倩穠至不失箕裘書法蕭散流宕有林下風氣尤稱合作自後固時時詩寓余然絶不可入眼至九江集幾落行

卷中笑海豈文通才頓盡耶子价已化異物秋日曬書出之殊切山陽之感聊識於後

馬太史卷

同年馬太史作書大有筆而不勝好奇之念往往使人不可識此卷為余書東封紀行可二萬言皆行楷遂無一筆放軼盖余酒間嘗譏之故耳聞徽人袖精鏐購太史書時得贋者此卷乃落余山房散帙中將並飽蠧魚物故有遇不遇也因識而收之

陳子兼卷

余甚愛陳子兼書每出紙素子兼輙欲書已作余甚苦之癸丑避冠吳中以此卷索書曹子建詩子兼不伏慢駡乃别録蜀中諸篇并卷見遺今可一紀矣曹詩歸然山房而蜀中篇遂為人携去子兼知之不免又作一大駡也

陳子兼詩牘卷

此一卷陳子兼詩及尺牘書法極灑落可愛然皆數千

里外筆耳晚歸僅一水而音問極少或小札數行因題二韻于後莫怪陳驚座年來尺牘疎老饕能自飽不喜換羊書

俞仲蔚書

俞仲蔚舊為余小楷歌行一紙行草及大書古選體各一紙合為卷藏小酉館仲蔚前後寄余詩不下數百紙不能盡爾也予敬作精書以貽謝太傅謝輙批尾還之物固有遇不遇也

楊秘圖襍詩

記余初入比部時見同舍郎吳峻伯論書法輒云故人楊秘圖珂者今之右軍也余購得此卷不勝喜以示峻伯字為之解云此非右軍而何余時心不能伏然無以辨之又數載稍稍識書法一日檢故卷出而更閱之蓋楊生平不見右軍佳石刻僅得今關中諸王邸幡搨十七帖其結搆盡訛鋒勢都失別作一種細筆而臨摹不已遂成鎮宅符又似雨中聚蚓耳恨不呼峻伯噉之然

詩語亦得一二佳者今聞其人尚在多作狂草或從左或從下起或作偏傍之半而隨益之其書益弱而多譌然自負日益甚詩亦日益下第其為人瀟灑食貧有遺世之度可念也因記於此

陳鳴野詩

山陰陳鳴野翩翩任俠髙自位置恒自稱中國陳鳴野云楷法用墨絶肥壯而無鋒頴若龜鼈之縮項足行草殆似枯枿敗蔓縱横道上而云出自魏武鍾太傅顛旭

狂素良可咲也此卷所書絶句中如夜深池上弄琵琶
萬里星河月在沙莫怪樽前弾出塞只今邊將未還家
却自有唐調可喜也

扇卷甲之一

扇卷甲之一為法書凡十六人二十一面内徐髯仙子
仁三李西涯賓之白洛原貞夫朱射陂子价許高陽元
復各二吳匏菴原博顧東橋華玉金赤松元玉唐六如
伯虎王前峰繩武王涵峰履約袁胥臺永之馬孟河負

圖吳霽寰峻伯各一西涯僅一詞耳與匏菴皆以書名
而皆沓拖不稱更不若震澤之遒勁也華玉翩翩有晉
人意元玉伯虎俱足吳興堂廡差薄弱耳子仁堆墨豐
美而肉勝繩武似舅鹵率而骨強履約膚立不能難其
弟永之踈逸自放貞夫作輕重筆嫵媚近人子价結體
雖踈而天趣溢出良堪壓卷負圖之縱誕峻伯之纖弱
若此合作者不易得元復壯丹歌及書皆圓熟得禄之
補圖尤為離俗耳此皆吾先後所收以不堪動搖故聚

而帙之時一展翫庶不以炎涼戚䟽也

扇卷甲之二

右扇卷甲之二法書凡二十一面祝枝山希哲六面皆草聖也老筆紛披中秀骨森然超出蹊逕之外當於神逸二品中求之蔡林屋九逵一面團團可憐王雅宜履吉九面翩然灑落覽之如山陰道上行使人應接不暇而輞川一書小楷尤精麗真堪與摩詰語爭勝其與履約一面又履約繩武一面僅堪烏衣諸王而已陳道復

二紙頽然自放王子新一面步武邯鄲聊附於末記吾家右軍及蘇長公俱為會稽餘杭老姥作扇緣不知希哲履吉存日何似以今度之想亦當然耳

扇卷甲之三

右扇卷甲之三其廿三面為文衡山徵仲書其一面為壽承臨筆內庭下戎葵風攬青桐二面作眉山體與初秋雨霽皆小行特精甚赤壁賦字尤小餘半面圖以補之腄起絹封缺月三面皆豫章體險急中風骨奕奕可

愛此老之於二公庶幾出藍之美其他體俱本色而筆多暮年或肥或瘠各具神采八十衰翁一面即所謂壽承臨者不失箕裘余與此老晚合中有四紙見寄者惜其紙垂敝不能作懷袖觀聊以當笥篋之珍爾

扇卷甲之四

俞仲蔚凡三扇宋玉神女及舞賦司馬相如美人曹子建洛神多作蠅頭小楷而清勁有法周公瑕之班姬擣素文休承之宋廣平梅花精麗輕逸陳子兼之宋玉高

唐朱子价之相如長門黄淳父之杜牧阿房莫雲卿之舒元輿牡丹家弟之江淹神女覺意勝法張伯起之禰衡鸚䳒彭孔嘉之潘岳閒居袁魯望之陶潜閒情覺法勝意程應元前赤壁倣鍾太傅後赤壁倣顔平原雖骨格未成時復長進諸賦上下二千年才情妙麗各極其致而目下數君子皆名臨池者以小楷記之真可寶也

扇卷乙之一

扇卷乙之一凡九人十九面王文恪濟之一沈石田啟

南三周康僖伯明一夏文愍公謹一祝京兆希哲三文待詔徵仲四王雅宜履吉三陳白陽道復三袁谷虛補之一是數君子者獨文愍為江西人沾沾負書名餘皆吳中工八法者文祝王陳已見甲卷所以屈居此者不無紙敝墨渝之歎耳

扇卷乙之二

扇卷乙之二凡九人十五面王酉室祿之一許高陽元復二朱射陂子价一陳雨泉子兼二馬孟河負圖二王

前峰繩武一俞仲蔚二周公瑕二髙唐王篆書一繩武余猶及識之禄之而下皆所與還往者其人皆有書名作行草遒勁有法而髙唐篆筆最為渟蓄其弟齊東王尤有法甞貽余兩扇而失之以為恨附志於此

扇卷乙之三

扇卷乙之三凡九人共十五面湯湖州世賢一陳布政鎏一為前後出師表沙秀才曾一為赤壁賦梁禮部孜一俞山人允文五王山人逢年三陳山人㳂二王太學

稺登文司訓嘉共一則皆所自撰歌詩內俞古隸二陳古隸一篆一餘皆小楷斐然可愛亦𠯁紙墨不甚精新

屈居副箧耳

扇卷乙之四

扇卷乙之四宗提學臣一徐方伯中行三張少參九一吳提學國倫一吳中丞維嶽五董宗伯份三皇甫僉憲汸一俞廉憲憲一王太守可大一仲舍人春龍一張比部燭一李茂才言恭一周袁州璞一皆平生所還往

而於交有心許者有面合者其人有工臨池者有擅長城者然半已游岱矣攬之不勝人日曝書之感

扇卷乙之五

扇卷乙之五為吾少師華亭徐公二面公過余小祇園又得余賀孫成進士詩手題此扇見寄又宋中丞望之一曹中丞子誠一莫方伯子良一張中丞肖甫一吳大參明卿一王大參陽德一張進士伯起二王太學百穀二歐博士楨伯一俞山人仲蔚一莫太學雲卿一魏解

元懋權一毛山人仲章二顧茂才懋儉二其人多昭代
耆德清時勝流或擅長城或精臨池者偶以所得之晚
第居是耳非有所甲乙也

右卷內　明李文正詩翰卷　桑民懌卷　金元
玉卷　祝希哲草書月賦　文太史書進學解
王履吉白雀帖　俞仲蔚書金剛經　已上諸跋
俱載明賢書譜

文太史四體千文跋　已載法帖千文類

六藝之一録卷二百九十八